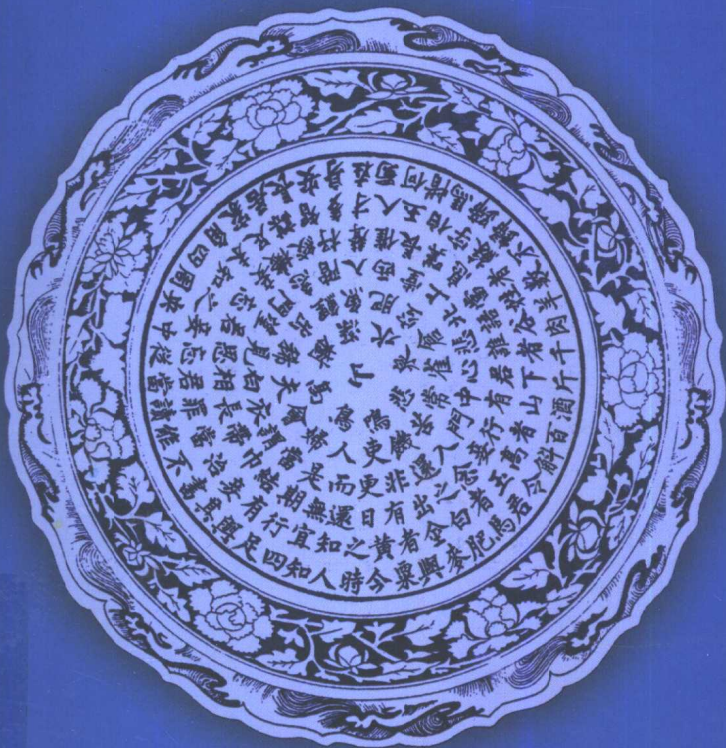




文字游戏 4

周渊龙 乐大华 周 为 编著



文 字 游 戏 ④

打 油 诗 后 传

乐大华 / 著

團結出版社

文

字

游

戏

④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凶吉同源 / 003 | 第十七章 吏部复试 / 246 |
| 第二章 拜师学诗 / 014 | 第十八章 百无聊赖 / 260 |
| 第三章 小试锋芒 / 025 | 第十九章 两地情思 / 271 |
| 第四章 以诗会友 / 044 | 第二十章 诗谜难猜 / 295 |
| 第五章 吟诗选婿 / 055 | 后 记 / 311 |
| 第六章 好事多磨 / 071 | |
| 第七章 巧避谐音 / 087 | |
| 第八章 针锋相对 / 109 | |
| 第九章 县令登门 / 129 | |
| 第十章 一鸣惊人 / 144 | |
| 第十一章 才秀不服 / 163 | |
| 第十二章 出山不利 / 176 | |
| 第十三章 举人斗诗 / 193 | |
| 第十四章 知府发难 / 201 | |
| 第十五章 巡抚出题 / 213 | |
| 第十六章 殿上面试 / 227 | |

世人皆知我国古时有一种被称为“打油诗”的俚俗诗，也知道其创始者是唐朝末年南阳府下一个名叫张打油的人。但是，这个姓张的打油人住在南阳府下何处？有没有后人？如有的话，这后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后来是否还仍以“打油诗”来自娱？……所有这些，可能许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本故事就是专门介绍张打油及“打油诗”后来的有关情况的。究竟这些情况如何，请听我慢慢地——道来。

第一章 凶 吉 同 源

戏

④

话说昔日南阳府与襄阳府为界，这两府边界上有一县曰界县，离界县县城不远处有一座远近闻名、被人称为“奇山”的山叫做“白石山”，当地人又往往习惯简称其为“石山”。这座石山之所以称奇，一奇的是：它山下虽绿树成荫，藤萝盘缠，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山顶上却被一块光秃秃、巨大的白色石头所覆盖，远远一看，既像是冬天山顶上积存了厚厚的一层白雪，又像是夏天戴了一顶雪白馒头那样的大帽子似的；二奇的是，这石山不但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天然地为南来北往的官道削出了一道宽约五尺的豁口，而且在离此豁口不远处又天然生出一口石泉来。这石泉中泉水怪得很，不仅清澈甘甜，而且无论是大旱，还是久雨，总是不多不少，照例始终只有一股酒盅般粗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向外涌出来；三是更为奇特的是，这冒出来的甘泉水在石山上流经了一段短短的路程之后，又匆匆跌入附近一口被当地人称为“天坑”的石井之中，竟不知所踪了。据说过去曾有人将这股泉水染红，发现它从山底下石河中的岩缝中流了出来。但传说终归是传说，毕竟是因为拿不出足够的真凭实据，所以无从查起。

由于这股石泉特别甘甜，故在它的附近又不知从何年何月起有人开始在此建造了一座小油坊来。据当地老人口头流传说，最先建这油坊的主人姓张，人们习惯称其为“张打油”或“张打油家”。传到讲故事所涉及到的这个年代，尽管也不知是不是张打油的后代，或者如果是的话，也弄不清他们是“张打油”后的第几代，反正只知道这家的主人仍然姓张，仍然农忙种田、农闲以打油为生，因他在同辈中排行第九，故小时被人称为“九娃子”，因他家祖祖辈辈农忙时种地，农闲时以打油为副业，一般来说，生活到也过得去。到后来，虽然老伴丢下独儿子离他早早而去，但他因生性乐观诙谐，故对晚年的生活很快就适应下来，加上又因德高望重，故自然而然地又被人尊称为“九公”了。这位被称作“九公”的老人，小时却嫌自己的“九娃子”这个名字太土气，想来想去，干脆以石山为名，取了个学名叫张石山，其独生子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称为张小石了。这张石山肚里虽说没有多少文墨，却不但能言会辩，而且在言谈中还时不时从冷口中爆出一颗热豆子——即常常冒出被当地人习惯称为“四言八句”的俚语。这种“四言八句”虽大都属俚俗浅显的乡村土话，但却因往往说得顺口押韵、有滋有味，故备受当地人的喜爱，久而久之，因其属张石山的“专利”，大家竟不由自主地也以“张打油诗”或“打油诗”相称，其子张小石耳闻目染，自然多多少少也受到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闲话少说，话说这一年秋天，张石山见当地油菜和花生的收成都还不错，暗暗划算道：如果按六、五折计算，打

四季油、获三分利的话，几年之内就可将油坊收入翻它一番。想到这些，他决定将油坊好好整修一下，以便年底好进一步扩大油坊业务。没想到在拆旧房土墙时，竟从墙缝中得到一本没有封皮、也不知是哪一代祖辈传下来的发黄的《家谱》来。这《家谱》怪得很，里面竟还特地抄写了一些所谓的“四言八句”，并称这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打油诗》，其创始人就是本家的老祖宗张打油。张石山不看则已，看后不但明白了自己就是有名的“张打油”的后人，而且还因此感慨万千起来：“怪不得别人也称我为‘张打油’和将我说的‘四言八句’呼为‘打油诗’呢，这也许这就是一脉祖传的缘故吧！”因此，自打听过这本古老的《家谱》中所抄写的那些打油诗之后，张石山不仅自此感到生活更加分外丰富多彩，而且它还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转眼就到了这年的冬天，在那三九寒冬里，又意外地下了场罕见的鹅毛大雪，那石山上下，到处白皑皑的一片，银装素裹，把石山包得严严实实的。石山附近的山里人，在家闲着没事，免不了三五一伙相邀到油坊，一来打油，二来小酌。提到祖宗留下那本《家谱》，眼观雪罩四野的石山景色，聊到兴头上，众人自然少不了异口同声，要张石山以大雪为题来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助助酒兴。那张石山听后，也不推辞，只见他远望眼前被大雪拥抱的石山，近视油坊附近的石泉、石井以及在其周围觅食的一白一黄两只家犬后，不由得想起《家谱》上留下的那首打油诗，因而脱口这样念了起来：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一个“肿”字，既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又让人听罢，联想到眼前此情此景，感到确实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似的，因而不由得一齐喝起彩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恰在这时，正巧界县县令坐轿打从此官道上路过，听见喧哗之声，以为石山脚下发生了什么民事纠纷，连忙停轿派人打听。待左右告知那是百姓在赏雪吟诗时，没想到那县令虽上了一大把年纪，却是个好诗之人，他听后连忙传令叫张石山过来，并令他再以大雪为题，赋诗一首给他听听。那张石山本是山野之人，见识免不了有限，加上兴趣正浓，听了传呼之后，以为是县令大人有意在抬举他，竟不知天高地厚，信口开河地在县令面前这样念了起来：

六出飘飘降九霄，山前山后尽琼瑶。

县令一听，感到这诗的开头颇有几分诗意，拈须正欲继续往下品味之际，没想到紧接下面的诗却是几句普普通通的乡村里的俗话和俚语：

有朝一日天晴了，

使扫帚的使扫帚，

使锹的使锹。

县令听后，感到很是扫兴，脸上不免露出几分不快的神色来，没料到那张石山说到兴头上，竟没有注意到县令的表情，见县令听后一言不发，还以为他还没有听够呢，于是又诗兴未消地禀告道：“如老爷愿听的话，小民还可再来一首，请老爷出题。”

县令想到去年南阳府虽曾遭受敌军围攻，但却被府台大人率众击退，为了给上司邀功请赏，自己一直没有为此吟得出一首好诗来，如今听说府台大人即将离任了，他心中想道：何不趁机觅诗一首，也好以备来日晋见府台大人嘛！想到这里，于是又试探着命张石山以“南阳被围”为题，再来一首诗试试看。那张石山听后，只略微沉思了片刻之后，又摇头晃脑地这样念了起来：

天兵百万下南阳，也无救兵也无粮。

“有气魄！”县令一听，眉头舒展，不由得脱口点头赞许起来，可是，待他再往下听时，却令他哭笑不得，因为下面的几句诗又落入俗套了：

有朝一日城破了，
哭爹的哭爹，
叫娘的叫娘。

县令听后，仿佛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嘲弄似的，气得令左右将张石山绑了起来，欲打五十大板方解心头之恨。正在这时，只见从油坊中连滚带爬地跑出来张石山的儿子张小石，他见到县令后，跪告道：“求老爷不要打我爹爹。”

县令放眼望去，只见跑来的这个小孩生得虎头虎脑，眉目中似乎透露出几分山里人的机灵劲儿，尽管县令虽然暗地称许张小石的胆量，但怒气却因此丝毫没有半点平息，听完张小石的求情后，为了防备今后有人对此打抱不平，他沉思了片刻，故意出难题道：“你爹爹今日要挨打是因为吟诗所致，若你能吟得出一首诗，且这首诗中既要道出八个‘不打’的字句，又不明提一个‘打’字来的话，本官就赦你爹爹无罪。”

这确实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没想到张小石听后，却转了转一对机灵的黑眼珠反问道：“真有此事？”见县令郑重地点头后，他眨了眨大眼睛，坚定地说：“好，那请大人出题吧。”

县令见天色接近黄昏，于是漫不经心地说：“就以‘夜’为题如何？”

张小石想起了平日与小伙伴们经常对唱的一首儿歌，之后，就站起身反剪双手这样背了起来：

月移西楼更鼓罢，渔夫收网转回家。
卖艺之人去投宿，铁匠熄炉正喝茶。
樵夫担柴早下山，飞蝶团团绕灯花。

院中秋千已停歇，油匠改行谋生涯。

我爹言语触尊驾，乞望老爷饶恕他。

“不打在何处？”县令一时没有听明白，不解地问道。

张小石不慌不忙地说：“这诗中前八句每句都含有一个‘不打’的字样，它们分别是：不打鼓、不打渔、不打锣、不打铁、不打柴、不打茧、不打秋千和不打油。”

县令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奇之，心里虽暗暗惊叹这首“不打诗”说得天衣无缝，无隙可乘，但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以此教训张石山说：“略有诗味，略有诗味。对对对，写诗嘛，总要讲讲诗情画意嘛，不讲究诗情画意怎么行呢？”见旁人似乎听不明白，县令又解释说：“什么叫诗情画意？首先要讲究‘诗似山势不宜平’，说明白点，就如同你们平常所说的那样，要‘九曲巷里放炮竹，要弯里弯里响（想）’。譬如拿这吟雪诗来说吧……”说到这里，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站在身旁的一个干瘦的老头子说道：“师爷，吟一首赏雪诗让他们这些平头百姓们开开眼界怎样？”

那站在身旁的被称作师爷的老头子听后也不推辞，他环顾了一下左右，想到了县令所说的“弯里弯里响（想）”，沉思了片刻后，就清了清嗓子，以炫耀的姿态卖弄起来：

天公下雪不下雨，雪到地上变成雨；

变成雨来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雨。

文

字

游

戏

④

正在这位师爷得意洋洋的当儿，没想到被绑了的张石山听后很不服气，他也轻描淡写地对县令说：“‘九曲巷里放爆竹’，这种放鞭的想(响)法，我也会。”

“你也会？好，那就按此法也吟一首这样的诗给本官听听。”县令有意将张石山的军道。

张石山毫不谦虚，张口就这样念了起来：

师爷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
变成屎来多麻烦，不如当初就吃屎。

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县令无可奈何地对张石山摆手说：“太土了，太俗了！这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写诗嘛，总得要讲点文采。”

“那请县令大人给我们来一首讲文采的赏雪诗如何？”人群中有人建议道。

县令听后，略加思考，就以教训的口吻居高临下地吟了起来：

大雪纷纷落地，全是皇家瑞气。
下它三尺何妨？

没想到第四句诗还未念出来，一旁看热闹的却有人插道：

放你娘的狗屁！

县令一听，又火了，马上大声问道：“谁敢如此放肆？”

山里人都怕把事情闹大，纷纷劝县令不要与小民一般见识，而县令呢？死活不依。正在这僵持不下的当儿，更万万没想到的是，站在一旁的张小石这时却这样开言了：

“老爷，如果大雪真的下了三尺的话，那我们小民可真的不好办了！”

“有什么不好办的？如果你能以咏雪诗的形式与我道出来的话，本官一并赦他们无罪。”

“此话当真？”

“不但当真，而且连你爸爸先前那以‘打油诗’戏弄本官之罪也可以一笔勾销！”

小石听后，先定了定神，然后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过后就念了起来：

鹅毛大雪洋洋下，柴米油盐要涨价。

板凳拿来当柴烧，木床见了也害怕。

县官一听，虽觉得此诗有些土里土气，但却也无什么可挑剔之处，更何况说的也是穷苦人家的实话呢。这样想过之后，于是只得点头又出题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小娃子，能不能为本官再来一首吟下雨的诗？”

张小石稍作思考后这样答道：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

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县令听后，异之，他上前摸着张小石的头问：“你这诗中还真有点像下雨这么一回事，小娃子，你叫什么名字？”

“张小石。”

“张小石？好好，这石山顶上有块大石头，你就是石山上的一块小石头嘛！跟谁学的诗？”

“我还没正式上过学呢。”

“没正式上过学？没正式上过学能写出这样的诗？不简单，不简单。”这样夸奖过之后，县官又不由得吟道：

贵庚几何？可敬、可敬；

没想到张小石顺口答道：

年方九岁，见笑、见笑。

县令虽然口说“可敬”，但心中似乎还不服气，于是他一边点头一边又指着眼前的石山这样出题说：“你能以这石山为题，再为本官来一首诗么？”

张小石听后，踱步思索，待走出几步后，就高兴地对县令说：“好，老爷，我这里又有了！”

“好，本官正等着呢！”

只见张小石又脱口而出道：

文

字

游

戏

④

只有在天上，更无山与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寥寥数语，就道出了这石山峭拔雄伟之姿，县令听后，不由得更是暗暗称奇，加上这时又见天色不早，想到古人所讲的“众怒难犯”，为了不食前言，只好顺水推舟地将张石山松了绑，并将此事草草了结了。

第二章 拜师学诗

戏

④

县令一走，张石山经这一惊吓，当时果真发誓今后“油匠改行谋生涯”——再也不胡诌这“四言八句”了。可在一起小酌的几位乡亲见到当天之事后都一致劝告道：“凶虽起于诗，但也化于诗，这既说明凶吉同源，也说明诗也有诗的好处。如今你家小石这般小小年纪，却有如此的诗才，这是你们张打油家的造化，何不干脆将小石送到石山顶上那从襄阳府来的‘半仙先生’哪儿学学诗去！”张石山听后，不但暗忖自己过去因目不识丁，吃了不少笔墨的亏，而且也想到反正目前生活也将就过得过去，这样想过之后，于是，也就点头答应了。

那“半仙先生”的为人，张石山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早几年，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张石山家拆旧土墙时发现有前人《家谱》留下的所谓的“四言八句”的消息，曾特意到张石山家来借阅，并对其中某些部分还专门细心地摘抄过呢！不过，张石山也知道，这“半仙先生”还是个古怪之人。原来，那石山顶上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建有一幢古寺，后因毁于兵火，僧人早已无影无踪了，“半仙先生”打从这儿路过时，却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竟在旧寺上改建